

汉方 诊疗三十年

「日」大塚敬节◎著 王宁元 孙文暨◎译
汉方医学合了我的生性。汉方医学实际上是很了不起的高级临床医学。
《伤寒论》是世界最高的论述治疗学的古典医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漢方 診病三十年

〔目〕 大塚敬节◎著 王宁元 孙文暨◎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方诊疗三十年/(日)大塚敬书著;王宁元,孙文墅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

(大塚敬书汉方医学丛书)

ISBN 978-7-5080-6152-8

I. ①汉… II. ①大… ②王… ③孙… III. ①医案-汇编-日本-现代 IV. ①R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8476号

KANPO SHINRYO SANJUNEN

by OOTSUKA Keisetsu Copyright © 1959 OOTSUKA Keisets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OGENSHA, INC., Osaka,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OGENSHA, INC.,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9-6853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开

印 张: 26.5

字 数: 280千字

插 页: 2

定 价: 4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汉方诊疗三十年》中文版序 1

在大塚敬节先生的著作《汉方诊疗三十年》中文译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之际，译者王宁元医师邀请我写一篇序文。大塚敬节先生是我长期工作的北里大学（原北里研究所）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我也曾有幸近闻先生的警效。第二任所长矢数道明先生是大塚敬节先生最亲密的汉方医学同道者，是我的恩师。第三任所长大塚恭男先生是大塚敬节先生的长子，是长期予我以教诲，我深深敬爱的恩师，令人痛惜的是大塚恭男先生于今年三月去逝了。

大塚敬节先生的著作被译成中文而被中医界的各位广泛阅读，这是一件令人喜悦不已的事情。虽然我来写序文实为僭越，但由于上述我与大塚敬节先生的因缘而终于冒昧地执笔。

大塚敬节先生于1980年逝世，1986年的逝世七周年之际，在墓地（东京多磨灵园）树立了纪念碑，受矢数道明先生的指示，由我起草碑文，道明先生作了修改。敬节先生的业绩广大而深厚，笔舌之端难以尽言，因碑文里有扼要的记述，现将该碑文转载如下。

先生，姓大塚氏，名敬节。为父惠迪、母宫的次子，1900年2月25日出生于高知市追手筋。家中四代为医，初代希斋、二代恭斋为山内侯典医。1923年毕业于熊本医学专门学校，未几，父病故，继承家业，与松本福荣结婚。1927年因读汤本求真的著作《皇汉医学》而有所感，遂于1930年关闭医院，赴东京，入于求真门下，1930年在东京牛込船河原街开设汉方专科医院。与此同时，经诗友伊福部隆彦介绍结识权藤成卿。权藤为农本主义者，其学说类于自然渐化的东方思想。对其思想有所铭感，终以师事之。1934年参与创立日本汉方医学会，协助会刊《汉方与汉药》的发行。1936年与同道者一起结成偕行学苑，在拓殖大学开设汉方医学课程，并发起成立东亚医学会促进国际交流。1943年随同板仓武在同爱纪念医院开设东方治疗研究所并从事研究工作。1950年创立日本东洋医学会，历任该会要职。1955年从西荻洼的临时住所乔迁至四谷三荣街新居。随后为设立医疗法人金匱会中将汤大楼诊疗所、财团法人日本汉方医学研究所而奔走。1973年协助日本医师会武见太郎会长创设社团法人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并就任第一任所长。前后五十年来，一心一意地从事疑难病患者的诊疗工作，为复兴濒于灭绝的汉方医学，为培育后续人才而鞠躬尽瘁，且一生著述颇丰。因其功绩，1978年被授予日本医师会最高优功奖。1981年被追授予文部大臣奖，以表彰其生前成就。1980年10月15日朝，因突发脑出血而逝世，享年八十岁。葬于多磨灵园，谥号杏学院医翁敬节居士。

《汉方诊疗三十年》一书，1959年初版以来，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岁月。1967年由吴家镜氏翻译、台湾正言出版社出版了汉字繁体译本，但时至今日，该版本已经很难再得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出版新的译本，使该书有了与中国的医师见面的机会。说实话，这件事情是我所没有想到的，而新译本由我来写这篇序言更是我梦中也没有见到过的。

生前致力于汉方医学的研究和普及，并对与中国大陆的文化交往倾注了极大热情的大塚敬节先生今天在天国也一定会很高兴的。在这里向策划和实行该书中文翻译的王宁元医师的辛劳表示诚笃的敬意，向中国的读者诸贤致以真挚之礼！

2009年10月27日于日本东京白金

北里大学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医史学研究室

小曾户洋 谨识

《汉方诊疗三十年》中文版序 2

大塚敬节先生是日本当代著名汉方医学家，也是引领二十世纪日本汉方医学走向复兴的最重要医家。大塚先生在青年时代学习并从事现代医学临床，后接触汉方医学，并被深深地吸引，遂入当时汉方名家、《皇汉医学》作者汤本求真门下，钻研《伤寒杂病论》，开始了汉方医学研究。在此后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学宗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精于临证，著作等身，并且参与创建汉方研究组织和机构，致力于后继人才培养，成为日本汉方医学一代宗师，在日本之外，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等地也享有盛名。

大塚敬节先生一生勤于著述，除了与矢数道明先生合作，系统整理、编注大量中古时期以来日本医学著作，出版了《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外，仅他亲自撰写的学术著作就多达三十余部，这些著作可以说多是日本当代汉方学术精华。如《临床应用伤寒论解说》、《金匱要略讲话》、《从证候论治——汉方临床治疗的实际》、《汉方诊疗三十年》、《伤寒杂病论辨脉法平脉法讲义》、《皇汉医学要诀》、



《汉方医学临床提要》等，在日本的汉方医学界有深远影响，为许多汉方学习者的必读之书。

《汉方诊疗三十年》是大塚敬节先生自一九二七年独立开设大塚汉方医院起至一九五八年的三十年间临床医案的精华，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大塚先生的学术历程，其学术性和史料价值都很高。通过阅读该书，我们可以感觉到大塚先生在汉方医学尤其是在仲景学说理论和临床方面的高深造诣，体会到他对证与脉的理解与重视，学习到他对诸多方剂独到的运用经验。书中所选病案既反映了大塚先生独具慧思、良效迭出的丰富临床经验，也有一些治疗过程并不顺利，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不高明”，甚至“赧颜”的记录，这种求实认真的治学态度，科学诚实的精神，更显大家之风范，令人高山仰止。

《汉方诊疗三十年》是一部难得的、风格独特的医案集，该书的编写体例为读者使用着想，先将病案编号，编排目录，另外又建有病名证候索引和方剂索引，读者既可以由目录选择阅读，也可以根据感兴趣的证候或方剂找到相关的病案。书中文语浅易，医理兼顾，寓意深奥，字里行间显示了这位汉方大家善于驾驭文字的高妙笔力，但对译者也提出了医、文（外文与中文）的高难要求。

译者王宁元博士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河北中医学院，留学日本多年，获博士学位后回祖国发展，对中日两国传统医学的状况均有所了解，专业和语言能力能够胜任这种学术翻译工作，他将《汉方诊疗三十年》译成中文出版，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实事。他

向我谈起继续翻译大塚敬节先生代表著作的想法，我愿意看到他的成功，希望他能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译出精品的意识把这件事情做仔细，做到底，做好。这对两国医学交流，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2010年6月于北京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教授 日本大学医学部客座教授

史载祥 谨识



代序

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时，我还是熊本医学专门学校（现熊本大学医学部——译者注）的二年级学生。有一天，我路过熊本市外水前寺公园后面的一条街时，看到了“汉方深水医院”的名牌。那时见过的其他医院的广告牌子于今都忘记了，只有这个深水医院的名牌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为什么只记住了这个名牌呢？这是因为数年后我也研究起汉方，得以翻阅旧时记忆的缘故吗？不，并不是那样。

记得当时看到这个名牌时，我是用轻蔑的眼光看“汉方”两字的。其实这家深水医院是从德川时代（即江户时代，1603—1867年——译者注）延续至今的汉方医学名家，对此一无所知的我，好像透过名牌看到的是一种江湖庸医的面孔。

可是，有些讽刺意味的是，数年之后，我只要看到“汉方”两字时就要激动得心里扑通直跳，自己已经一头扎进汉方医学的世界里了。

为什么学习现代医学出身的我，又告别了现代医学，做起了被世



人冷淡和疏远的汉方医学研究呢？现在静静地回顾这些事情，最后应该可以用这么一句话作为答案，就是“汉方医学合了我的生性”。

对于“你为什么做起了汉方研究”这样的询问，我做过如下的回答：

（一）自己幼年时因病而体弱，对现代医学治疗的无力感心生厌倦。（二）我家代代行医，家里有汉方的医籍和家传的方药。

可是，再仔细考虑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使用汉方治好过多名医生的疾病，虽然这些人生病时也服用汉方药，但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去研究汉方。另外，即使是出身医家，也有家传汉方医籍和方药的医生，像我这样放弃现代医学投身于汉方研究的人也很少见。

这样想来，我之所以能够迈进汉方研究世界的理由，除上述的（一）、（二）之外，我自身性格使然的考虑，应该是更接近真实的吧。

但是，如果没有下述的机会，在我的一生中也许就不会出现进行汉方研究的事情了。

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译者注）的三月，我从学校毕业，虽然取得了医师资格，但自己并没有一生投入到医学研究中去的想法，总有一种所学得的医学与自己性格不符的感觉。就这样，没有一个要去积极做某件事情、达成一定目标的理想，完全是顺其自然地回到了家乡。父亲是个开业的医生，于这一年的十月里五十五岁上病故。

我必须为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而工作，然而除了行医才能支撑生计，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于是我就继承父亲的工作，在土佐（日本旧

国名，今高知县——译者注）的海滨开业行医了。

就这样，我不由自主地成了一名医生，很快地度过了二三年的时光。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译者注）三月的一个早上，我像平时一样，于开始诊疗工作前先看看报纸《读卖新闻》。这一天报纸文艺栏目里有一篇对《汉方医学的新研究》的书评，书的作者是中山忠直，书评的作者叫福永荣。我看了这篇书评，产生了阅读的念头，便立即向出版社宝文馆订购了该书。

中山忠直在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译者注）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秋季增刊号上发表了《汉方医学复兴论》，引起了轰动。

《汉方医学的新研究》就是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作了若干补充而于昭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令我惊奇的是这一天正是我的生日）出版发行的。

我读了这本书，知道了一直被自己小看的汉方医学实际上是很了不起的高级临床医学，以前认为汉方医学也就是煎服一些类似鱼腥草、老鹤草等药草的民间疗法，现在真是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了。通过这本书的介绍，我知道了汉方医学的《伤寒论》是世界最高的论述治疗学的古典医著。我从储藏室里找出了《伤寒论》，打开来看，但全是很难认的汉文，一行也没有读下来。

那个时候，《读卖新闻》几乎每天都在公布向内务省提交的新刊行书目。看看有没有汉方医学相关的书呢？每天早上我都是一边激动着，一边仔细地搜索着这个栏目。就这样，终于发现了于昭和二



年（一九二七年——译者注）六月二十八日发行的《皇汉医学》第一卷，便订购了该书。这本书是后来成为我的恩师的汤本求真先生在生计困苦中以自费的形式出版的，我读了它，下定了把自己一生投入到汉方研究中去决心。

从那时至今，三十年的日夜流逝而去。

现在，在执笔写《汉方诊疗三十年》之际，回顾往昔的岁月，万千的感慨充满于心胸。

汤本先生的《皇汉医学》第二卷、第三卷也相继出版，我惜时如金地阅读它们。一遍又一遍地读了，但是，越读越觉得不明白的地方越多。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译者注）的一月，我决意关闭诊所，从零开始学习汉方医学。这可以说是背水一战。

到东京去，在汤本先生的身边认真充分地学习，下了这样决心的我，于这一年的二月二十六日早晨到达了东京。

我在神明街车站下了汽车，向一位路过的老人询问：“一位叫汤本的汉方先生的住所在什么地方？”

“不远，水沟对面的那家就是哟。”

我按照老人所指的方向，找到了一家小而陈旧的平房，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尊敬的汤本求真先生的诊所兼住宅。

大门口挂着“皇汉医术诊疗教授汤本医院”退色字迹的名牌。

我在相邻的房子里住下了，本来非常疲劳，但这一夜怎么也睡不

着觉。天快亮时，梦见自己去乡下出诊了。第二天，我和荒木性次、佐藤省吾两君一起成为了先生的门下生。

汤本先生是于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译者注）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的高才生，但因有所感，便放弃了现代医学，学习汉方，已经自成一家。

日本政府在明治初年废除了汉方医制度，形成了西方医学一边倒的局面，所以现在汉方医这种特别的医师消失了。但是在我决心投身到汉方医学世界的昭和初年，从明治初年留下来的纯粹汉方医和学习西方医学取得医师资格后又转向汉方研究的人还有一些。虽然说即使废止了汉方医制度，只要取得了医师资格，也还可以自由地进行汉方治疗，但是学习了现代医学之后再转向汉方研究的人极为罕见，汉方的传统几近断绝。

日本的汉方进入德川时期后产生了多个流派，其中占主流的有古方派、后世派和折中派。

汤本先生是代表昭和时期古方派的大家，我跟随先生学习了古方派。古方派的基本立场是，只要研究了汉末医著《伤寒论》和《金匱要略》，唐宋以降的杂书就没必要看了。为此，在最初的二三年里，我全力以赴地做了《伤寒论》和《金匱要略》的研究。这样一来，我达成了与汉方医学最根本经典的亲近和熟悉。像这样在学习的初期，没有涉及杂学，而能够直接全力攻读了伤寒论，这是汤本先生予我的恩赐。

但是我终于还是产生了疑问。《伤寒论》和《金匱要略》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可是唐宋以降名医的著作都是无用的吗？真的就没有研究价值吗？

这些疑问藏在心底不得释然。有一天，从我的汉学老师权藤成卿先生那里得到了如下的告诫：

“你是个古方派，可是古方派有排他癖。你不觉得这是古方派的短处吗？”

我好像突然被刺了一下，吃了一惊。如果只认古方为是，便以后世方为非，这种态度与只认现代西方医学为是，以汉方为非的态度不就一样了吗。此时，我做了深深的反省。又下了决心，不论唐、宋、金、元、明、清的医书，还是德川时期后世派和折中派医家的著述都要读。于是，将龟井南溟（1743—1814，日本江户时期医家——译者注）的箴言挂于壁龕：

“医者意也意生于学方无今古要期乎治”。

对呀，是这样的，从我的心底发出了共鸣。

对于医术，没有古方与今方的区别，能够治愈疾病就好。

这样，我从向古方一边倒的境地中解放出来，与后世派和折中派医师交朋友，壮大了自己的药囊。

在这里，再次向这些师友献上感谢的话语。

我在本书中，收集了三十年经验里的近三百七十例验案。其中约一百五十例曾在《古医道》、《汉方与汉药》、《东亚医学》、《东



洋医学》、《汉方》、《日本东洋医学会志》等刊物发表，这次又作了简单的修改。其他案例是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病例记载中挑选的，以汉方诊断的必要证候为主，现代医学的记载尽可能地简略。在这些案例中也有失败例和令我赧颜的拙稚东西，考虑到这类案例也许反而成为初学者的参考，也就鼓足勇气收录进来了。这些案例的主人公们给予了我宝贵的经验，在这一点上与师友一样也是我的恩人。

在即将止笔之时，也向他们各位奉上感谢的话语。

大塚敬节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三日于梅开之窗际

致本书读者的阅读说明

一、本书收集的验案以治疗所使用的方剂为中心进行分类编集，例如第一章从桂枝汤开始，列举了桂枝汤及其加减方的验案。其他章亦如此。但是在一个病案治疗过程中，有时随着病情的变化，方剂也随之改变。为了阅读检索方便，另外设列了证候、病名索引和方剂索引。

二、证候、病名索引各项下的数字，是病案的序号，表示在该序号所示的病案中出现该证候或病名。

例如：“暖气、噫气 132 135 140 220 314”表示暖气同噫气，该症状出现在第132、135、140、220、314号病案里。而“噫气，参照暖气项”，表示噫气出现在暖气病案里。

“下肢冷（参照肢冷证、手足冷项）”表示“下肢冷”、“肢冷证”和“手足冷”均为类似的症状，宜互相参照。

三、同理，方剂索引各项下的数字表示在该序号所示的病案中出現该方剂。无数字表示的方剂为加减使用的原方，在病案中未出现。

药物的剂量均采用米制，所表示的是以克为单位，成人一日量。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用法，即使名为某某散、某某丸，也均为煎剂。煎服方法为，水600毫升（约三合余），以微沸程度的火力煮至一半，

